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糊塗世界

第九回 信鸞仙大府護飛蝗 全蟻命進官乘餓馬

虞子厚別過了郭丕基，搭了輪船到上海，由上海搭船到了廣西。那時候，舒軍門那裏的文案已是請定了人，便也無所牽扯。子厚等到了咨文，重復折回京城，辦到省書，部辦亦沒得別的說了。引見下來，仍舊按著舊路到漢口，岔往四川去。這四川省，是西省的一個大都會，人煙輻輳，商賈駢集，十分熱鬧。子厚心裏十分歡喜，忙忙找了寓處，安頓好了行李，就去找了長班。第二日一早起來，上院稟見，卻看見官廳上悄悄地，沒一個人。子厚一時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？等了一回，家人早已拿了手本回來說道：「履歷收下，改日再見。」子厚祇得出來，到藩、臬、道、府各衙門去稟到稟安。也有見的，也有改日再見的。接著又是拜客。過了一日，依舊上院，還是不見。子厚初到，不知道這裏的規矩，接二連三去了六七次，總不傳見，子厚急了。這時候，也就有幾個認識的同寅，子厚問了仔細，纔曉得制臺是輕易不肯見人。有公事及差缺的事，都是制臺傳了藩臺去招呼，藩臺也是不耽肩，不論大事小事，都要去請示辦理。制臺怎麼說，他便怎麼辦。

制臺在簽押房的裏面裏，又收拾了一間淨室，陳設甚是精雅。當中供一位呂祖的像，又請了一位呂胡子值壇，凡有一應公私事件，以及命盜等情，均請呂胡子扶乩判斷。因為乩文上的字不認得，呂胡子是自稱幾十代的子孫，從幼學會乩文，所以制臺慕名去請了他來。譬如，外縣的斷結案子，稟了上來，任你情真罪當，臧證確鑿，制臺也是不相信，定要去到淨室裏來扶乩。乩上判了不冤枉，自然是沒得說了。倘或乩上說是冤枉，任你怎樣結實，都是要翻的。

起初，外州縣也不懂，就連老夫子也是不懂。末後，打聽出這個講究來，便有些州縣把案子辦好，先托人去找了呂胡子，說得妥當，便可如詳辦理。這呂胡子從此是拿了生殺之權，手頭自然是逐漸充裕起來了。制臺又極是好善，刻了許多《陰鸞文》、《覺世真經》、《玉歷鈔傳》等書，發給外州縣去散，並不取資。有些老手，便格外的露出殷勤來，又上個稟帖，說是民心向善，續請頒發若干本。制臺看了歡喜，自然是如數頒給。後來，各縣紛紛效尤，工本實在多了，沒法子，祇可取個半價。隨後日子一長，祇可照本批發了。其實這些州縣領了去，並不曾發，不過是要博制臺的歡喜。那字紙爐裏堆積了不少，還有人拾了去做鞋底。要照中國的舊話，不敬惜字紙。纔是大大的罪過呢。

這四川省一冬無雪，春雨又少，蝗蟲已自萌生不少。要是上司嚴飭地方官趕緊撲滅，雷厲風行，何嘗不能防患未然。但是，制臺終日講的善事，終日看的善書，又見各州縣紛紛請發善書，祇說是人心向善，定能感召天和，饑饉的事是斷斷沒有的，就並不把這個放在心上。到了蝗蟲大勢已經蔓延開了，各州縣上了稟事，說是怎樣撲殺，怎樣燒除，這些辦理的情形，制臺大人大大為不悅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幾千兆生命都被他們弄死。」便連夜發個通飭，飭令各州縣，去向劉猛將軍廟去祈禱、許願、唱戲、修廟這些事。這蝗是神蟲，奉了神命而來，自然奉了神命而去。若是一味蠻打，不但害了多少生命，那劉猛將軍派出來的神蟲被你們打死，他豈不生氣。以後，若是越派越多，豈是撲打能完的事？因此不許各州縣捕蝗。又恐怕各州縣奉行不力，卻暗地裏派了幾十個候補州縣在外邊私訪。外州縣得了這個信，大家已都是氣餒。

就有一位巫山縣知縣，是著名的強項令，上了一個稟帖，痛陳利弊，足有千餘言。制臺看了，不但不能感悟，反說他忍心害理，招呼藩臺換人，把他撤任。這蝗蟲的事，是一日生九十九子，而且生長極速，祇要幾天，便能為害。愈蔓愈多，真正弄得是飛蝗蔽天，赤地千里了。制臺心裏也有點懊悔，嘴裏卻不好說。

這一天，齋戒沐浴了，到淨室裏去焚香點燭，叫呂胡子搯乩筆，自己伏在下邊默禱了一回。呂胡子心裏十分疑惑，向來制臺請乩，都是同自己說明了再請。這會不言不語，不知他問的什麼事？要是所問非所答，便不妙了。眼珠轉了幾轉，想了一個主意道：「不如給他一個囫圇罷了。」當時乩筆就在沙盤裏轉了幾轉，劃了字出來是「拿定主意，不聽人言」八個字。制臺起來看了大喜，極口感念道：「真靈，真靈。」就趕緊出來，招呼加上一張告示：「凡有蝗蟲的地方，都要香花供養，不許開罪。」並謂如有人殺一個蝗蟲，照殺人之罪辦理。告示出來，大家看了好笑，反正已是弄的野無青草了。

各縣紛紛報災，災區卻是極廣。四川省雖是多有義倉，亦是杯水車薪，無補于事。制臺急了，祇得在大堂上設了香案，每日三次的跪拜祈禱。不求別的，祇求蝗蟲早早的飛往鄰境去罷。藩臺接著上院，斟酌了多時，纔定了主意，發款派員到湖南等處去辦米。制臺自己是打這天起，便是茹素忌葷，焚香叩拜。又許下印送《玉歷鈔傳》一百萬本，卻是總不見效。制臺也就算人事已盡，沒有法子了。祇得去傳了四十九個和尚，在大堂東邊拜懺放焰口。又傳了四十九個道士，在大堂西邊念經上天表。制臺自己，也是天天去拈香，制臺衙門口終日裏是金鑊法鼓，吵個不了。

藩臺又來請示要開倉放賑的話，制臺也祇得照辦。城裏城外，派了三四十個委員，設了二十四處賑局。先查戶口，給過憑票。戶口查完，開了局子，照票支米，大口一升，小口半升。局子雖有二十四處，卻是擠擠不開。委員看這情形實在不妙，怕的是湖南辦的米接不上氣，那邊的米要完了，便不好辦。祇得私下出了一個主意，把升子改小了些，便把這小的發米。不料有幾個狡猾的試了出來，便在局子門口臭罵。委員聽不過，出來吆喝，祇是不服。就這個檔兒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百傳千，千傳萬，沸反盈天的大鬧起來。

委員沒有法想，又看見勢頭不好，趕緊翻牆頭逃走了。那些人便磚頭、瓦片如雨點一般打了進來。這些司事人等，也就一哄而散。剩下的米還不少，大家就下手亂搶。也有脫了小褂子裝的，也有脫了褲子裝的，也有脫了套褲裝的。不多一刻，所存的米一齊搶盡，大家也一哄而散。那曉這個風聲甚快，這邊鬧事，這二十三處雖然沒有改升子，聽得這邊鬧了，便也不由分說，一齊鬧了起來。委員都已跑個乾淨，都先後的趕到藩臺衙門裏稟見。偏偏藩臺煙癮不曾過足，不能即刻出來。等到藩臺傳見的時候，大街上已是風平浪靜了。首縣、城守營各帶了衙役營兵，四下裏亂跑，算是彈壓的意思。

藩臺見過委員，問了詳細。這改小升子的委員，也曉得升子已是打掉，沒有對證，早把這層收起，不過附和著說民之無良而已，藩臺很有點氣，即刻上院回了制臺。制臺先前祇說必是委員激變，無奈藩臺說是「無論如何，這樣風氣斷不可長，非得懲辦為首的不可」。制臺尚在那裏沉吟，藩臺道：「要就這法，將來湖南的米一到，這樣一搶，這筆款子司裏賠不起，請大人示下。」制臺祇是坐在那裏出神，不辦罷，公事上似乎下不去；辦罷，又恐怕冤枉了好百姓。正在不得主意，首縣也來了，算是彈壓已過。藩臺又逼著制臺，要傳諭首縣拿人。制臺祇得轉告首縣，又叫他三天之內一定要破案，卻不許累及無辜。首縣答應了下來，便喚了通班衙役，叫他們分頭查訪緝拿。藩臺又求制臺派兵，按戶搜查搶的米。制臺一定不肯，說是這樣一辦，那就民不聊生了。藩臺見拗他不過，也就算了。回衙門之後，又傳諭首縣，務要緝獲為首。如若疏脫，定行參處。

首縣也是這樣一個人，並沒有三頭六臂，不過招呼差役，趕緊辦理。上頭限了首縣三天限，首縣限了差役一天半限，這些差役個個摩拳擦掌，擇肥而噬。到得次日一早，果然捉了七個人來。首縣過了一堂，七個人是極口呼冤，首縣也不管，且上去搪塞一下子，就即刻上院稟知了制臺。制臺也把七個人捉進去，看了一看，七個人仍舊是極口呼冤。制臺心上惻然，連忙折回淨室，叫呂胡子趕緊點香扶乩，問道：「冤枉不冤枉？」一回批出四個大字來，是「李代桃僵」。制臺以手加額道：「真正神靈，幾乎冤枉了七條人命。」隨即命放了，叫首縣另外捕拿正凶。首縣莫明其故，急急打聽，纔曉得是呂胡子的緣故。就一面招呼捉人，一面叫人安排呂胡子。到得次日，又捉了六個人來，這些人都是同地保平時不大合式的。地保不過是捉他來頂缸，害他化幾個錢的意思，也不曾想送他的命。一經到堂，不由分說的算是招了。首縣又去稟制臺，制臺又請呂胡子扶乩，便不說冤枉了。制臺大喜，立刻出令，斬首示眾。可憐這六個人，做夢也不曾做到，竟不明不白的身首異處了。

馬仰人翻的鬧了五六天，纔算平靜。藩臺仍舊要設局放賑，但是想不出好法子來，祇得把候補人員一概傳見。分了八天，叫他

們各上條陳，或遞說帖，或面稟。恰好第四天上，是虞子厚在內，當下見過歸坐，藩臺說起這放賑沒有好法子的話。子厚道：「放賑不難，難在查戶口，戶口不清，放賑就難了。」藩臺道：「誠然，誠然，老哥有何高見？」子厚道：「卑職的意思，要分三等。頭等是光景中的，用不著給賑，二等是靠手藝吃飯的，一天也還可以混幾個，這班人都可以不給。第三等便是這些窮苦無告的了。至于有口飯吃的，他果能不來朦混，原是最好。萬一也來朦混，總要查得清楚。」藩臺道：「怎樣查得清楚呢？」子厚道：「卑職聽見說有口飯吃的人，他出的糞一定是光黃圓潤。無飯吃的，或是吃草根樹皮的人，出的糞一定是乾燥枯黑。要查得清楚，祇要到各人家毛廁去查一查，便知道了。那卻是毫無隱匿的。」

藩臺正在那裏吸水煙，被他這一說，不由得一笑，被煙噙了嗓子。咳嗽了一大回，方纔平定。笑著說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，這是你自己的主意，還是那個對你說的？」子厚道：「不瞞大人說，先君在日，是山東的河工上委員。那一年，山東決口，籌辦工賑。大家沒得法子，是先君上的這個條陳，山東撫臺極其賞識。後來雖未曾照辦，卻很佩服先君的才識，還在河工保案裏保了一個通判。」藩臺道：「好，好，人家是世德傳家，老哥是屎德傳家了。」又問了別人幾句話，也有遞條陳的，也有說兩句不疼癢的話，便一齊送了出來。

不說藩臺這邊集思廣益，且說制臺那邊終日裏焚香叩禱。四十九天的道場將次完竣。忽然一日，接到川東的電報，說土匪起事的話，制臺大驚失色，連忙派了兩個候補道，帶了四營人，星夜前往彈壓。這兩位道臺，一位姓烏，名圭，號子白；一位姓王，名霸，號亦旦，都觀當著營務處的差事。次日一早上院請示，制臺道：「這是一幫饑民出來滋事，並不是真正強盜，大兵一到，自然就如湯沃雪了。不過，營裏的習氣我是曉得的，在我們是大事望他小，小事望他無。在他們是無事望他有，有事望他大。一則可以圖個保舉，二則還可以消納點銀子。所以我是刻刻防他，輕容易不派他們出去。不過，這回來請兵的電報十分緊急，不得不去做這一做。我已交代過了，去盡管去，可是祇許帶火藥，不準帶彈子。到了那裏，放上兩排空槍，自然他們就能散了。你們回來，我自然照樣給好處的。你們祇要息事，可千萬不要去惹事。」

兩道聽了這話，心裏忐忑不定，祇得回道：「這些亡命之徒，聽說頗有點火器，此次帶兵前去，若不帶點防備，萬一那邊當真開了槍，這邊便成了徒手抵禦了。職道的意思，還是帶了去好。祇要能夠不用，職道斷不許他們用。要是一點不帶，恐怕不大妥當，請大帥斟酌。」制臺道：「這是武營裏的話，你們是文官出身，應該曉得點事理。祇要你們到了，安慰他們幾句好話，自然就服服帖帖了。一定要帶子藥，卻是何故？要說是對打，是萬沒有的事。他們是烏合之眾，如何敢同我們對打。要說是示威，放幾排槍就可以示威了。我不是舍不得子彈，我是怕他們去興風作浪罷咧。如何你們二位也是這樣說法？總而言之，草菅人命，博自己的升官，兄弟是萬萬不能答應的。」

兩道急忙說道：「並不是想什麼好處，祇不過因為土匪勢大，萬一曉得我們官軍沒有子彈，一時負固起來，實難措手。到那時候，匪勢就益發猖獗。所以能帶點過去，是借此鎮壓鎮壓的意思。」制臺道：「人非禽獸，總有點良心。他曉得官軍是仁義待人，就應該格外感激，萬萬不會再有什麼拒捕的事。不等大兵到來，已是解散的了，何必多此一舉？若是鎮壓，有這許多兵去，自然是鎮壓得住，何必一定要子彈？雖說備而不用，到得那時候，聽憑兵丁造一句謠言，開上幾排槍，那人可就死了不少。老兄既是膽小，兄弟就派別人去就是了。」兩道看見制臺發怒，再也不敢多說，祇得答應了下來。連忙去拜藩臺，說明就裏。

藩臺皺着眉頭道：「不妥當，不妥當。但是，你們已經把話都說過了，我說亦是沒用。姑且去碰一碰，再給二位回信罷。」午後，藩臺又上院，先稟了別的事，大遠轉到本題上來，制臺還是餘怒未息，說是：「現在做官的祇圖自己升官，並不顧惜民命。我記得那一年，閻敬銘做山東撫臺，有一個什麼山，避了無數逃難的人在山上。閻敬銘不曉得聽了那個的閑話，派兵去查看。當時也不過祇說查看，不知怎樣就動了手，殺了人可實在不少，那時，閻敬銘因為河工的事得了一個革留的處分，這件事奏了上去，處分也消免了，還得了一點格外的好處。有人送他一首五言絕句是：‘兵跡鑿三載，孤山襲大功。生靈無限血，頂上染成紅。’你說可慘不可慘呢？這首詩傳揚開來，閻敬銘曉得了，自己也于心有愧，纔告了病。所以我這次派兵，子彈是萬萬不能帶；任他如何說法，決不能答應。要是真的鬧了事，我情願得處分，于心無愧，不強如閻敬銘有這種疚心之事麼？」藩臺被他一席話說得不能回答，祇得說了兩句話，隨即退出去。知會了兩道，叫他不必再說，說也無益。

兩道沒法，祇得會同了營官，擇日起身。營官姓牛，名大武，也是個老營伍出身。當時，領了兩個月的口糧，七折八扣之後，纔按名發給了。這年又是荒年，每日又要走路，一路上人煙零落，無處買東西吃。就是買的，也比平時加了幾倍。這些兵到弄成了個得枵腹從公了。離省不過四五天，已散了一營。他帶的槍雖是沒有子彈，也值幾個錢，就起身帶著走，還有一件號褂子，一起都不辭而別了。兩道聽了發急，忙請了營官商議。營官不說他發的餉銀一半下腰，祇說這一路荒涼，買不到東西吃。兩道沒法，祇得按著驛站去走。到了一縣，縣裏晦氣些罷哩。二十里也走一天，三十里也走一天，兩道同營官的意思，巴不得土匪自己解散，祇要去轉一下子，就可以銷差。面子又好看，又不吃驚，故所以一路祇是延捱。無奈，消息略不見好，卻又一天緊似一天，沒有法子，祇有窄著膽子往前走。

走了十幾天，距鬧事的地方不遠，祇有幾十里了。暫且找了一個村鎮上住下，先叫各營兵均要嚴備。一宿無話，到次日巳牌時分，排著大隊，這通望前進發。大隊在前，兩道的兩乘綠呢大轎在後，都戴著紅頂花翎的帽子，穿著大馬褂，眼睛上架著墨晶方眼鏡。走過一個大林子，旁邊忽然聽見響了一槍。兩道還當是縣裏派人來接他的，連忙端正端正了帽子，用眼去瞧。接連又是兩槍，忽然聽見人聲鼎沸起來。先前的隊伍，已是去得遠了。這邊打傘的以及親兵，當是土匪來了，也顧不得大人，拔起腿來就跑，轎夫看見頭腦不對，也把轎子放下，飛跑了。兩道大驚，連忙把帽子探了下來，丟在轎子裏，跨了出來，也往回頭的路上跑。卻跑不動，走了幾步，早已倒了。幸而還有一個戈什沒有走，連忙跟了上來，扶著他倆慢慢的走。走了三四里路，也並沒有什麼動靜，這纔放了心。看見路旁有幾人家，便去對他說要借住的話。先不肯，後來說明白了，那些人家也不敢不答應，就斟酌著讓了一間出來。兩道進去坐下，喘息了一回，纔覺得渾身酸痛。烏道臺卻又煙癮發作了，不住的呵欠，又是眼淚，又是鼻涕，不一會，直截同死人一樣。

戈什把大人安頓停當，重復折回原路去看看。祇見轎子還在那裏，隊伍也回來了，轎夫傘夫一應俱全。戈什趕緊過去問是怎麼一回事？原來這林子很深，雉兔最多，是一班鄉下人在那裏打野雞打兔子。一個大個兒一連三槍，打到三個，所以齊聲喝采。那樹林空闊，有些回音，又兼是大人上下都有些心虛，祇當是土匪來了，沒命的撒腿一跑。跑了一回，不聽見怎樣，這纔又陸續的回來看看。戈什聽了，好笑得很，連忙也告訴了他二人的去處。便先打轎子裏取了煙具，飛奔到大人身邊，點上燈，燒了幾口煙，替大人當火吸了，大人纔慢慢的有點還醒過來。

王大人雖是沒有煙癮，自早上吃了一碗燕窩粥，到如今已是下午，還沒有飯下肚，肚子很有點餓。就招呼向房主人借米借柴，去煮點飯。應該幾個錢，格外從豐還他。這個小村子裏人，已是食不充口，那裏去找好米？幾家湊了些粗米，燒了飯，卻是粗糙得很。不但兩位大人沒有吃過，並且沒有看見過。這種地方，那裏還有雞、魚、肉、鴨？不過幾棵水菜，還是蟲子吃過的。整治了端上來，兩位大人是餓極了，不但不嫌他不好，倒吃得很香。吃了兩碗飯，肚子有個七分飽了，收了下去。

不多一會，轎夫、親兵都來了，綠呢大轎也始了來，隊伍卻仍舊在前面扎住。大人把親兵、轎夫恨恨的罵了一頓。這些人又去找了東西吃過，大人賞了房主人四兩銀子，房主人是喜歡得很。不過這個時候已是日落西山，離縣城還有三十里地，趕是趕不到。又怕遇到土匪，祇好在這裏住一夜，明天再打主意。

當下沒事點起煙燈，吸個不了。卻聽見大門外頭過去的人聲不少，也有笑的，也有哭的，老的、少的、大的、小的都有。大人就叫戈什去問，戈什問過回來稟稱：「都是近村的，因為被土匪擾了，所以搬家的。」大人道：「你可問他土匪到底怎樣？」戈什道：「問過好些人，這些人的話也靠不住，大半都是捕風捉影的話。」大人道：「到底怎樣？」戈什道：「據他們說，這土匪因為

沒得吃，又聽見官軍要來捉他，所以打算先在這些村莊裏擄些糧食，存在巢裏，以備抗拒的意思。據他們說，這個地方明天就要到呢。」

王大人也就跟了出來，看見這幾個人家的門都是開的，不由的走進去一看，卻不見一個人。再走一家，也是如此。原來聽見謠言，連夜都逃走了。再看村口，綠呢大轎還在那裏擺著，還有兩匹馬也在那裏栓著。以外，是一個人也不見。烏、王大人不由得連珠的叫苦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。我們祇可也往回頭走罷。」王大人道：「我記得來的時候，約摸離這裏十里路光景，有個大鎮市。那裏還有汛兵，鎮上又有團練，諒來還不致即刻跑光。我們到那裏去，可躲就躲一下子。一面叫地保到城裏去，招呼地方官來接，你看怎樣？」烏大人道：「祇好如此。但是十里路，我可是實在走不動。」王大人道：「現放著兩匹馬，我們騎了去。」烏大人道：「我不會騎馬怎好？」王大人道：「你坐著慢慢的捱罷。」到了如此地步，烏大人也沒法，坐上了馬，卻不敢伸直了腰。王大人馬走在前頭，隨手就替他拉著韁繩，慢慢地走。

好容易走了多時，居然望見那個大鎮市了。烏大人雖是不會騎馬，卻也並沒跌落下來。看官也要曉得這個緣故，這匹馬本來是匹號馬，雖然發了草料錢，無如經手的家人要扣下幾成，號裏的號頭也要扣幾成，到得馬夫手裏又去幾成，所以交給這馬吃的，有限得很，不過每天給他點粗草料。那馬餓極了，又是一個畜生，說不出的苦，祇有一步一步走著捱命。要是不打他幾鞭子，他也就再不前走一步。烏大人這次得了這個好處，要是那一種劣馬，不要說一個烏大人，就是十個烏大人，也跌得鼻青眼腫了。

閑話休題，卻說兩位大人到了那座大鎮市街口，早望見那些鄉團，都在那裏摩拳擦掌，見他兩個來了，就有人上來盤詰。兩位大人直說了，那些人不甚相信，便去告訴了團長。團長親自來看，同那前日過去的似乎相像，祇得指引了一個店裏去住下。兩個大人又同團長說，求他派個人到縣裏去，叫派人來接，團長也答應了。當下就有地保過來，打聽明白了，便立刻起身到縣裏去報信。

那個縣裏，正在那裏盤查奸細。又因為風聲不好，十分耽憂。曉得這件事，就是平了，自己不是革職，就是永不敘用。雖是面子上還十分撐持，心裏卻是百分煩惱。又聽見說兩位道臺帶了兵，不日可到，心裏稍稍寬了一點。這日早起，忽然東鄉裏地保來報，說有兩位道臺大人落難在鎮上，叫來報信，要這邊派人去接。縣官聽了，老大不高興，當即喚了地保進來問了備細。躊躇了一回，便喚了一個能言利齒的家丁，叫他拿了手本，同了地保去稟安。並說是「請問大人來此是什麼公事？聽見上縣的滾單，說是大人帶了兵來。現在兵在那裏？目下土匪猖狂得很，縣裏有守土之責，不敢冒昧前來迎接。如果真是省城裏派來剿土匪的，總要求大人先把公事賞給看一看。此外，他如再有話說，祇要隨機應變可也」。家人聽了明白，便同地保前去，照話說了。烏、王大人沒得法想，祇得同團長商議，雇了轎子，到府裏去。因為府裏同他有點交情，可以替他想想法子，也可以托他順便探聽這營官的下落。

卻說這位營官，在前面扎好了營，等到第二日一早，不見兩位大人來。就打發了人回去一探，祇剩得一乘綠呢大轎，此外連個人影都不見了。營官大驚，就派了幾個人四下裏找尋，祇漏了不曾往回頭路上找。他們扎營的地方都是大路。那地保進城，以及縣裏家丁下來，卻是走的小路，所以並不曾遇見。各處搜尋了一天，仍是毫無蹤影，營官急了起來。暗道：「不好，不定這兩個回去，對制臺說些什麼？」又想：「與其等他們害我，不如我先去埋個根子。」便招呼把大隊開到縣裏去。

到得縣裏，已是不早，縣裏纔曉得這兩個大人不是假的。連忙派了人，打著轎子去接，兩位大人已是動身到府裏去了。當下問了一個明白，轎夫等便回縣稟復了本官。縣裏同營官商議，營官說：「這件事不好，我們都是有處分的。莫如連夜發上一個電報，就說烏、王兩位大人棄軍逃走。」縣裏也想不出別的話，就照他辦。等到烏、王大人到了府裏，央求府裏替他申雪上去，已是晚了。制臺當下接了營、縣的電報，不由得大怒。一面另行派人去接帶，一面就奏參了出去。

卻好這個檔裏，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，民心大定。接著，官賑、義賑都到，大家有點吃，土匪也就漸漸的解散了。制臺聽見這個信息，正在高興。忽然又接一個電報，說是什麼「開缺來京，另候簡用，遺缺已是放了雲南巡撫過來升補。」制臺氣了一個發昏，又嘆了幾口氣，急忙找呂胡子，要他再去扶乩，問問到京以後的事，呂胡子早已不知去向了。原來，呂胡子聽得制臺被參，又聽見說牽連了不少的人，還有他在內，說是妖言惑眾的話。呂胡子手裏已是頗可過得，先前久已把錢陸續匯了家去，他祇是一個人，走也是極容易的了。制臺更是生氣，也祇得閣起不提。連忙把歷年的俸銀、外花通通算了一算，他止剩得一萬二千銀子，便提出三分之一去印刷善書，一路去散。等到新制臺一到，便交卸了，動身進京去，另候簡用去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